



袈裟情緣

瀟
琴
著

袈裟情缘

潇 琴 著

鹭江出版社

1989年·厦门

袈裟情缘
潇琴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0.75印张 219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ISBN 7-80533-125-1

1.42 定价 3.10元

内 容 提 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叔同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他年青时风流倜傥，寄情声色，以翩翩然浊世佳公子的形象活跃于上层社会，过着名士风流的生活，倾倒许多红颜知己。他才华横溢，为中国近代美术先驱，中国话剧的创始人，诗琴书画无不精研，且尽善其美，是蜚声艺坛的艺术大师。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已登上艺术顶峰的艺术家，却突然遁入空门，抛去名利、家庭和爱妻，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成为佛学大师，令凡人不得其解。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李叔同传奇的一生，细腻刻划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读来令人“悲欣交集”。

目 录

第一章	走偏门的时代	(1)
第二章	谈相思，刻骨双红豆	(27)
第三章	“东京美女”	(71)
第四章	彼岸樱花	(120)
第五章	秋叶金果	(158)
第六章	弦断梦碎	(199)
第七章	西湖红颜映袈裟	(224)
第八章	闽南游踪	(269)
第九章	泉南佛地隐高僧	(308)
后记		(334)

第一章 走偏门的时代

一

一个小生命的出世，母亲总是要经历一番极大的痛苦。这痛苦如撕裂四肢，如五雷灌顶，山摇地动，浪击波涌。男人一身清爽，只想有个儿子好传宗接代，他哪里懂得女人的苦痛！即使是体贴女人的男人，要想分担，有天大的本事也代替不了。此刻的李筱楼，正处在这种困境中。

北国天津的早晨，夹带着沁心的凉意。瑟瑟的秋风，无拘无束地吹过河东地藏庵前陆家胡同这座威严的进士第古宅，给偌大的庭院增添了许多肃穆的气氛。古香古色的书房里，李筱楼背微驼，埋头“咕噜咕噜”地抽着水烟，那神情十分焦急，仿佛等待着什么。他一颠一颠地来回踱着步子，布满血丝的眼睛迷迷蒙蒙。他抬起头，望着窗外桂花树上窸窣窸窣的点点落花，忽而又将视线移向天边飘浮不定的白云。他的眉头扭成一个“川”字，不安地捋了捋花白的胡须，忧郁地叹息着：“咳，人生何异于过眼烟云；花开花落！”

68岁的李筱楼，在人生的过道上，象是做了一场漫长的

梦。忆往事，有悲有喜，但毕竟乐少苦多，至今尤甚。面对着人生，他觉得有许多事情令人费解。生、老、病、死非是一句话便能解释得了的，即使是十年、二十年，也如此令人迷惑。还有那广宇大地上的一系列现象，如日月运行、星辰棋布、风雨交加、翻江倒海、万花斗艳、飞禽走兽……这一切应作如何解说呢？他常不由地随口念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似乎只有这些佛经中的名言哲理，才能给他带来一种新的希望，一种催人醒悟的解释，带来一种精神安慰。

进士第笪室里传出一阵又一阵痛苦的呻吟，一声更比一声揪心、凄冽。

李筱楼，仿佛又看到笪室里王氏那痛苦的痉挛，更加不安地来回踱步，不时地击掌叹息：“唉，她已受了三天三夜的折磨了！”

少妇年轻美貌，皓齿樱唇，芳龄二十一岁。她是李筱楼的小妾王氏。她挣扎在临产的困苦中。

时间不停地走着，婴儿不歇地动弹着，小脚蹬着母亲的腹部，象是在强烈抗议：为何将我投胎人间？好象他在母胎中早已意识到人间无数的艰辛，所以总是迟迟不肯落生。然而，囚居在母体的胎儿又何尝不郁闷呢？人生的足音，毕竟要有人去接续，去构成大千世界中奇特的交响曲。

“啊……啊……”产妇又是一阵剧痛。她皱紧眉头，双唇咬出了鲜血。

“孩子，可怜可怜你的娘吧！你把她折磨得好苦！这该

如何是好？”女佣人琼娟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着，望着王氏痛苦的痉挛，她心中犹如针扎，汨汨地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王氏再也没有力气动弹了，软绵绵的微微地喘息着，几乎濒于绝命。

突然，扑楞楞一阵响声，从窗外飞进来一只羽毛油亮得如同乌丝绒的喜鹊，口衔着一支青翠的松枝，停歇在窗口，窥觑着床上的王氏。接着又拍翅起飞，绕梁翩跹。

“喳喳——”

喜鹊口衔的松枝“叭嗒”的一声落在床沿上。随即便疾速地飞出了窗外，很快地消失在茫茫的天地间。

“哇——”的一声，婴儿终于降生了。

“啊，是个公子！”

“好事多磨呢，喜鹊是赶来报喜的！”

“老爷积德积善，佛祖慈悲，保佑母子平安！”

“小公子将来一定是位贵人”……

大院里的人纷纷议论着。琼娟更是欢喜异常，连忙拾起从喜鹊嘴里掉落的松枝。大家争看着，觉得十分新奇。

李筱楼原籍浙江平湖人，随着父辈寄居天津。其父经营盐业和银钱业。筱楼在清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官居吏部，后来从商，继承父辈经营盐业。他的一生，特别是晚年，是家族财富最旺盛时期。在人生漫长岁月的风风雨雨中，他渐渐地领略到，官场上的明争暗斗，生活中的是非曲直，不如意的常有八九，终于有所醒悟，看破了红尘。晚年便诵经念佛，乐善好施，设义塾，创备济社，专事抚恤贫寒

孤寡，施舍衣食棺木，因而被人称为“李善人”。

李筱楼早年得了两个儿子，大儿子过早地夭折，只为他留下一个孙子。孙子婚后却无嗣而亡，他的次子李文熙又瘦弱多病，筱楼唯恐断了香火，虽年过六十还是娶了小妾王氏。谁料晚年竟得麟儿，他岂能不喜出望外！他似乎年轻了很多，疾步奔向笱室，轻轻地撩开王氏的罗帐。王氏安静地躺着，苍白的脸庞有如一片半透明的软玉。披散在两颊的鬓发全被汗水和泪水打湿了。由于失血过多和极度的劳累，王氏有气无力地眨了眨眼，脸上掠浮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筱楼怜惜地轻声问道：“好些了没有？”他不知该怎样地来给这位衰弱的少妻安慰和体贴。

王氏把青春，把一生都献给了他，他铭感在心，今天她又用自己的血肉铸造了一个他的希望和未来，他更是感激万分。看到王氏怀中躺着一个不胖不瘦的婴儿，他的两只混浊的眼睛顿时明亮了起来。孩子竟是那么纯净，没有留下一点胎脂和羊水的痕迹，浑身散发着圣洁的芳馨，粉红的皮肤晶莹发亮，红润得有如娇嫩的花瓣，仿佛是经过了一番生命降临前的挣扎，感到极度疲惫，恬恬地躺在母亲的身边。

李筱楼将婴儿轻轻捧起，有如捧着一颗露珠。重了，怕碰碎了；轻了，表达不了他的一片爱心，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依依不舍地又将孩子放下。

此刻，在一旁侍候王氏的琼娟猛然想起，转动腰肢把松枝拿到老爷的面前，神乎其神地讲了它神话般的来历。李筱楼接过松枝，仔细地端详着，把松枝举到鼻前闻了闻，好象闻到了什么奇异的香味。他默默地沉思着，似乎又想起了什

么，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表，正是：1880年9月20日。

大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阵喧闹声。筱楼举着松枝，兴致勃勃地朝门外走去。进士第前拥挤着许多人。有的端着盆子、木桶，盛着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虾；有的手提小笼子，笼里关着小鸟。这是些求买放生的卖主。李筱楼平时有放生的癖性。他们一听说李家添了贵子，谁也不愿放过这次得利的机会。

“别吵别吵！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李文熙见这么多下等人围在自家的大门口吵吵嚷嚷的，吆喝着他们。他已满十二岁，长得又瘦又黄，却不失一副公子哥儿的傲慢相。他身上穿的马褂，显得空空荡荡的，头上扣着的圆顶帽儿，仿佛时刻都有被风吹落的危险，脑后勺的那根小辫，活象一小撮编在一起的稻草那么干黄。

“文熙，你岂能如此无礼！”筱楼走出门外，止住了文熙，对众人说：“请大家放心，我全买了。”

望着欢呼的人群，李筱楼顿时想起了应该给新生的儿子起个名字。“就叫文涛吧，愿他文艺盖世，善福涛涛！”他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二

转眼四年过去了。“进士第”由原来的古宅乔迁到河东区粮店后街的一处气派非凡的大宅。前后有两个住宅，两个

跨院，4个院落呈“田”字形，当中有一块优雅的小花园。大门朝东，西房为上，后门通邱家胡同，共40间房，设有大门和边门，大门上挂有“进士第”三个古朴苍劲的金色大字的横匾。

深秋了，大院里浮动的桂花香四处飘散，比往年多了几分凝重。这一天，72岁的李筱楼终于根缘已尽往生了。

他的灵柩安放在厅堂中，墙上正面挂着一张西方接引导师阿弥陀佛像。佛祖左手托着莲台，右手垂下，面含慈悲的微笑，象是来引接久别的故友一般亲切异常。案上炉香缭绕，烛花摇影。案前左右各坐着一班和尚，木鱼轻击，钟声脆响，经声朗朗，助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盖棺时候到了，一个身披黄袍红袈裟的老和尚手执锡杖连击棺木三下道：

“一具臭皮囊，四大合为身，瞥尔却他去，早寻本来人。伏维：李公筱楼居士，浙江平湖人也，善根风植，智慧先开，生平精阳明之学，晚岁耽释氏之禅。官居吏部，两袖清风；经营祖业，一肩道义。乐善好施，真乃佛门清信士；抚恤贫寒，不愧人呼李善人。兹以古稀耆年，安详舍报，贤妻孝子，依礼殓终；诸亲道友，同来钱程，至今一著封棺盖定，山僧到此焉可无言，即说偈曰：

“一枕黄粱梦，千秋汗血功，悟彻无生理，弹指到西方。

“封！”

灵柩封后按照惯例需搁放在厅堂7日之久。每天延僧诵经不绝，晚上大放焰口施食，普度亡魂。法事隆重，举家哀痛，唯有小文涛独启天真。筱楼的死并没有给他带来恐惧感，他是那么轻松自然，甚至还觉得有几分神秘感。他想：

爹爹怎么不舒服了几天后就睡着了，一直不醒，还微微地笑。大人们说他往生了。那往生的西方是怎样的，他不懂。但他想一定是很好的地方，要不爹爹不会这么乐意去的。他的目光停留在气宇不凡，道貌岸然的和尚身上，又想，他们是那个地方来的人吗？一定和别人不同，不禁孺慕滋生。

自从筱楼去世后，文涛的游戏又多了一顶好玩的事。就是——装扮和尚。

“娘，给我一块红布。”在外面玩耍的文涛飞也似地跑回来，扯着母亲的衣襟叫嚷着。

“乖孩子，你要红布作啥？”母亲怜爱地抚摸着他的乌黑的头发，流露着无限温情。

“玩呗，您快点嘛，娘！”文涛缠着母亲撒起娇来，使出孩子们惯用的取胜法宝。

母亲顺从地打开衣橱，递给孩子一块红色绸布，疑惑地望着孩子雀跃而去。

王氏深知文涛的脾性，他想做啥事就做啥事，谁也拦不住，时常入迷到忘了东西南北。

时过中午，文涛还没回家，王氏焦急了起来，她不安地四处寻找，盼着儿子归来填补她那望穿的眼底。蓦地，她想起了什么，便走向附近一座破旧的小庙。文涛正领着一群孩子，披着红布当袈裟，扮装和尚。他高踞上座，合掌瞋目，口中念念有词，俨然一副和尚的模样。

“果然在此！”一丝阴影，夹着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掠过王氏的心头。

“涛——涛——下来！”王氏唤他，不无埋怨地说道，“你怎么玩起这个？”

文涛猛地睁开眼睛，随即跳下座台：“娘、娘，这可好玩哩！”他扯着王氏的衣襟又撒起娇来。

“什么不好玩？偏玩这个！这佛祖能随便念的吗？”

“爹爹原来的房里就有佛像，大人能念阿弥陀佛，我为什么不能学哩？”小文涛嘟囔着嘴。

做母亲的心软了，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连忙说：“涛，你饿坏了吧？咱们回去吧，回去吧！”王氏一把将孩子紧紧地搂进怀中。文涛是她唯一的生命的寄托和精神上的安慰呀。

文涛抬起头来望着慈祥的母亲那布满忧虑的脸庞，露出不解的神情。母亲的叹息，让他的心顺从了，“娘，我跟您回去，您别生气噢。”

“娘没有生气，好孩子，走吧。”王氏望着可爱的孩子，眼圈湿润了。

文涛拉着王氏跑着、跳着来到西院的门前，正要跨步进去，王氏急忙拉住他，低声道：“孩子，咱们走边门。”

“为什么？”文涛茫然地望着母亲悲哀的双眼。

王氏悒郁地：“咱不是……”她欲说不能，怕伤害了孩子幼小的心灵，在他天真纯净的梦幻中投下阴影。她拉着文涛欲敲边门。

“娘，我偏要走！”文涛眨了眨眼，执意要向正门走。

“别，孩子……”王氏紧紧拉着孩子，十分凄楚，一时说不出话来。

“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正门不让我们走？这是为什

么！”文涛委屈不平地问。

“孩子，你还不懂，听娘的话……”

“娘，你？！”文涛挣脱母亲的手正欲向正门走去。

不知什么时候，一群孩子已聚拢过来，指着母子俩叽叽喳喳：

“哟，你们瞧，这个漂亮的娘儿，是进士的小老婆！”

“两个人象姐弟！嘻嘻，不敢从正门走，真可怜！”

“嘻嘻，是个小寡妇，老皇帝死了，爱妃活该倒霉噢！”

文涛听了身心不由地一颤，他忍受不了这极大的侮辱，身子向前一冲，被王氏挡住了。他把牙齿咬得嘎嘣作响，一双小拳头早已捏出汗来。他痛恨这种不公平的遭遇，顿时怒火中烧，又一次冲上前去。母亲再拦也拦不住了。

“看我不教训教训你们！”他将小拳头高高举起，揪住其中一个孩子欲打。

“回来！”王氏一把抓住儿子，用力一拽，凄然地，“他们都还是些孩子，不懂事啊！”

孩子们“哗”地散开了。

“娘——”文涛眼里噙着泪花，木然地站着。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要伤害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为什么连自己家族的人也时常指桑骂槐地欺负母亲？这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王氏望着年幼的儿子流下串串屈辱的泪水，心都快要碎了。她没有流泪，没有言语，缓缓地俯身拾起由于自己用力过猛从文涛身上拉下的一颗钮扣。

“孩子，娘对不起你……”王氏微弱的声音颤抖得几乎

难以听清。她认为这都是自己的罪过。假如自己是正室，决不会有这样的遭遇的。

“不，娘——”文涛怀着满腹的委屈猛地扑向母亲的怀抱，任泪水不停地流淌。

“孩子……”王氏紧紧地抱住文涛抽泣着，久忍的泪水，终于止不住夺眶而出。

她理着文涛的衣襟，蓦地发现文涛的小手上留下一道由于她的不慎而划伤的指甲痕，更是心疼得如利剑穿心。她轻抚着文涛的额头，似乎要用加倍的爱抚弥补自己的过失。

从此，小文涛便整日里闷闷不乐，走在过道上，跟谁也不搭理。小椅子摆在路当中，“啪啦”一声把它踢得老远。女佣琼娟见状便知文涛又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她静静地走过来将椅子摆好。文涛看见她走向院中继续晾衣裳，他站在一边闷闷地冥想。文涛视琼娟为第二位亲娘。他敬重她，是她将他从小带大的。他生气了，她陪着掉眼泪；看见她掉眼泪，他再也不敢发脾气了。

每当野梅子成熟的时候，琼娟总带着文涛到郊外为他采摘又香又酸的野果果。有时手被扎出了血，文涛便急忙用小嘴吮着她的手指，咸咸的，直透文涛的心。

琼娟年轻守寡，丈夫为她留下的是仅有的一个遗腹子又不幸夭折了。好心的人劝她改嫁，她总是摇头，心中说着古训：“好女不嫁两夫。”为了养活体弱多病的公公和瞎眼的婆婆，她梳好披散的头发，擦干眼角上的泪痕，卷了两条单衣来到了进士第当了女佣并兼当文涛的奶娘。文涛虽不是她

的亲儿子，她却把他视为亲骨肉，疼他爱他。

琼娟识字不多，但能背诵《名贤集》，而且对佛法也颇有所知。她平时常教文涛习诵词句，讲佛典中的故事。每当文涛觉得无聊和郁闷的时候，总是求她讲故事。

这一天，文涛突然问琼娟：“奶娘，人人都有娘，大佛们有娘吗？”

琼娟先是一怔，随即明白过来，笑了：“那不叫娘，那是先师。”

“那先师是谁？”

“叫释迦牟尼。”

“什么叫释迦牟尼呀？我怎么不晓得？”

“我给你讲讲好吗？”

“好、好、好！”文涛拍着小掌雀跃着。

“从前呀……”

琼娟给文涛讲起了释迦牟尼出游城门的故事。

从前，在印度国王的家里，有一个皇太子。他自幼无忧无虑地住在金碧辉煌的皇宫里，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但物质的奢华总填补不了精神的空虚，他渐觉生活索然无味，总想到外面走走。而他的父王深知儿子的性格，唯恐儿子出去触景生情异想天开，怕他做出糊涂事来，所以每加阻挡。但毕竟拗不过爱儿的苦求，终于有一天许他出游四门。那知游四门之后，他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窥悟出一条谛理——人，纵贵为国王，富甲天下，但终逃不了诸多的折磨，唯有修道可以解脱人生的苦恼。于是，在一个人静更深的夜晚，骑着白马，悄悄地离开了皇宫，往深山修道去了，

过着一麻一麦的苦行生活，每日静坐冥思。六年后，在一个天清月朗的夜晚，他盘坐在一棵菩提树下，望着飘飘的落叶，豁然彻悟，终于解开了宇宙人生之谜，从此得大自在，得大解脱。……

三

15岁的文涛长得又高又瘦，有如一株山竹在节节拔高，中立不倚。

他走在街上，遇见了父亲生前的一个老朋友，欣喜地奔上前连声叫道：“叔叔！叔叔！”

这位叔叔原先时常出入他家。他挺喜欢文涛，每次来都带着礼物，带着文涛喜爱的玩具，一口一声“小宝贝”，亲昵地唤着文涛。而今天，不知怎地，一见是文涛，脸上那和善可亲的面容早已消失无遗。他皱了皱眉头，象对待一件失去了兴趣的物品，不耐烦地甩手而去。文涛不由地想起《名贤集》中所言：“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

文涛被这种冷遇刺伤了心，迷惑中，蓦地明白了许多，他深深地体察到，父亲在世时，时常宾客满堂。那些善于献媚的人，常装着摆尾乞怜的丑态说出令人肉麻的奉承话。父亲去世了，便是“树倒猢狲散”。那些原来自称是父亲“知交好友”的人都踪影难觅了。从此文涛每天功课学习之余，